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八百五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立言

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蓋德之盛者必形諸言言之文者以足於志昔之君子嘗從事於斯矣及司馬譚論六家之要劉子政分九流之目揚搉是非稽合同異源流洞分指歸攸别然而挾術非一揆營道非一

致各崇所善用極其說故先儒引殊塗同歸之言以為六經之支裔使之逢時效用何啻霸者之佐去聖踰遠猶賢外野之求今特詳求而比次之庶百代之作者開卷而可見也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穆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鬻音弋六反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管仲字夷吾相齊著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書劉向別録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

晏嬰相齊作晏子春秋

老子至函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為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見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所終喜亦著書九篇名關尹子

老萊子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孔伋字子思仲尼孫也嘗困於宋作中庸

曽參孔子弟子著曽子十八篇

漆彫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彫啓後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師古曰宓讀與伏同

景子三篇說宓不齊語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閔王問以依記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古曰蜎姓也音以元反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田俅子三篇先韓子俅音求

我子一篇劉向別錄公為墨子之學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三篇墨翟弟子

芈子十八篇 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芈音弭

甯越一篇 中牟人為周威王師

王孫子一篇 一曰巧心也

公孫固一篇 十八篇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

董子一篇 名元心從墨子

徐子四十二篇 宋外黃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

平原君七篇 朱建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强兵

處子九篇史記云趙有處子

列子八篇名禦冠先莊子莊子稱之

莊周蒙人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

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適巳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同時

申不害荆人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内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强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嫉濁世之政亡國亂

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懐序列著數萬言為楚蘭陵令而卒因葬蘭陵

孟軻事齊適梁俱不能用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强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皆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序文云孟

子亦自知遺臧倉之讒毁值炎劉之末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没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答問曰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二雅之正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鄒衍齊人覩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乃深觀隂陽消息而作怪遷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

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時
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
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
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之人所不能覩稱引天地
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
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爾中國名
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
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

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漫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黄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尸佼晉人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鞅被刑佼恐幷誅乃逃入蜀造書二十篇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

虞卿相趙孝成王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齊間行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虞氏春秋 魏齊事具總錄復讐門

蘇子三十一篇 名秦

張子十篇名儀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別錄云鄭人知姓名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彫龍奭奭音式亦反

閭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劉向別傳云韓人也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南公三十一篇 六國時

公子牟四篇 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 名駢齊人游稷下號談天口駢音步田反

黔婁子四篇 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黔音其炎切反下婁音胡稼反

宮孫子二篇 宮孫姓也不知名

鶡冠子一篇 是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為冠

鄧析子二篇 鄭人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人也

尹文子一篇 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鈃音刑

公孫龍子十四篇 趙人為堅白之辯者

成公生五篇 趙黃公等同時姓成公劉向云與李斯子録同時録為三川守成公游談不仕

黃公四篇 名疵為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疵音才期反

毛公九篇 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劉向別録云堅白同異以為可以治天下蓋史記所云藏於徒者

呂不韋相秦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

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賔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又云呂不韋相秦莊襄王乃上觀尚書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為呂氏春秋

韓非韓諸公子為人口吃不能道説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

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漢蒯通范陽人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漢志載藏子五篇

陸賈高帝時為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

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嬴氏鄉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慚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公孫渾邪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西侯著書十餘篇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

桓寛鹽鐵六十篇寛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寛次之

揚雄王莽時為大夫草太玄覃思渾天覃深也渾天天象也參摹而四分之三折而四分天之宿度甲乙也極於八十一旁則摹九据据今據字也據猶位也處也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其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

八十一家二百四十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太初歴相應亦有顓頊之歴焉揲之以三策（三而分之）關之以休咎絣（絣雜）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播布也）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知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之泰曼漶而不可知（曼漶不分別白損言蒙鴻也）故有首衝錯測攡營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體離散之句尚不存焉（玄中之文雖有章句其旨深妙尚不能盡存故解剥而離散也）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禄利然尚不

能明易又云玄何言無柰之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瓿小甖也雄笑而不應雄見諸子各以其知殊馳殊相大抵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詞以撓世事言諸子之書文旨歸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辭以攪亂時政也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嘗用法應之譔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王莽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

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顧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老聃著空無言兩篇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若使遭遇時君更閲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嚴君平蜀郡人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嚴周即莊周

後漢桓譚光武時為議郎給事中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尚書獻之帝善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述策閔友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光武續之勑言卷大令皆别為上下凡二十九篇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梁竦安定烏氏人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辟命交至並無所就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篇而竊位素餐者慙

郅惲為芒長免官著書八篇

韋彪為大鴻臚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

王充會稽上虞人仕郡為功曹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嘗祕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繇是遂傳視焉又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釋物類同異正時俗

嫌疑
王符安定臨涇人少好學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擿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州郡辟命稱疾不就少學博士涉書記贍於文辭每論說古今時俗行事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桓彬為尚書郎著七說及書三篇

陳紀潁川許人實之子也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後至大鴻臚

劉陶為諫議大夫著書數有十萬言又作正老子反韓非復孟軻辨疑等篇

荀悦為祕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巳而巳悦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甚通政體又著崇德政論及諸論數十篇

周黨太原廣武人後隱居澠池著書上下篇而終

劉珍為衛尉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有之稱號云

魏朗會稽人為尚書會被議免歸家著書數篇號魏子

唐檀舉孝廉為郎中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

崔實為郎明於治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趙岐辟司徒胡廣府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

免因撰次以為禦冠論
牟融為太尉撰牟子
魏劉廙為太祖丞相倉曹屬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
論刑禮皆傳於世
劉劭為散騎常侍著樂論十四篇成未上會明帝晏駕
不施行又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王基為安豐太守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
以切世事

王昶為兖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

任嘏為河東太守有重名嘗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嘏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録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羣言

隋書志載守身論一任子道論十卷

杜恕為趙相以疾去官還家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還俱自簿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繇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如不以此所謂有其才而無用今向閒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也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已

桓威為成安令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

以見意

徐幹為太子文學撰中論

王肅為中領軍散騎常侍撰王子正論十卷

阮武為清河太守撰阮子正論五卷

蔣濟為東中郎將撰萬機論文帝善之

蜀諸葛亮為相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

厲臣子

李宓為漢中太守去官著述理論十篇晉安東將軍胡

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譙周字允南為太子家令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凋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

陳術字申伯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

吳顧譚為太常平尚書事後為大都督全琮父子所搆有司奏誣罔大不敬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三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

殷基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

唐滂隋志不載所在撰唐子十卷

張儼為大鴻臚撰嘿記三卷

裴玄為大鴻臚撰裴氏新言五卷

秦菁隋書不載所在撰秦子三卷

晉陸喜字恭仲為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自叙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歴覽蔣子通萬機而作

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娯賔九思眞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

陸雲爲清河内史著新書十篇

傅玄爲司隸校尉少時避難於河内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别名爲傅子爲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録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於世玄初作内篇成子咸以示司

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齊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荀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袁準為給事中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

華譚元帝時為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

王長文廣漢郪人州府辟命皆不就著書四卷擬易名

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
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
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爾
周處爲御史中丞著默語三十篇
葛洪爲司徒王導諮議參軍凡所著撰精覈是非而才
章富贍所著子書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餘駮難通
釋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凡
以名書

韋諛字憲道爲太子太傅著伏林二千餘言遂演爲典林二十餘篇凡所述作皆深博有才義

杜夷爲國子祭酒著幽求子一十篇行於世兄菘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偽著杜子春秋以刺之

徐苗高密淳于人也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公府五辟博士不就

夏侯湛爲常侍撰新論十卷

楊泉者徵士也撰物理論十卷又太元經十四卷

虞喜以博士徵不就撰志林新書三十卷

于寶為散騎常侍撰于子十八篇

蔡歆為江州從事撰問論

顧夷為揚州主簿撰顧子十卷

呂竦為儒林祭酒撰要覽十卷

蘇彥為北中郎參軍撰蘇子

宣聘為宣城令撰宣子

張顯為議郎撰析言論二十卷

揚偉為征南軍師撰桑丘先生書二卷又有時務論十二卷

前秦苻朗堅之從兄子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宋傅亮為散騎常侍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

賀遵養為太學博士撰賀子述言十卷

梁劉勰為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

後魏崔浩為左光禄大夫大師冦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人言恵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繇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爾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真君繼千載之絶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爲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獘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

李公緒為冀州司馬至齊文宣時以侍御史徴不就撰典言十卷

北齊顔之推撰家訓二十篇後入隋為太子學士

隋辛德源為蜀王諮議參軍撰政訓内訓各二十卷

王通仕隋為蜀郡書佐大業末棄官歸絳州著書為業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為客主對答之説號曰中説皆為儒家所稱

唐崔玄暐中宗時為中書令撰行己要範十卷

盧景亮為中書舍人早有時名前後述作皆根於中正頗有經國理人之志嘗以為國之要足食足兵而又得士方可以為政於是採黃帝以還訖于本朝著書上下篇名曰三足又作答秦客辭陳漕運飛輓之利病

晉尹玉羽為光禄大夫退居秦中十年之間著書五十卷名曰武庫集

冊府元龜卷八百五十四

册府元龜卷八百五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曠達　縱逸

曠達

夫夷情得喪忘懐榮辱外儻蕩以無簡中恬漠而自適簡易威儀脱畧富貴抗心俗表不屑物議任放肆志率詣不羈窮厄靡動其情哀樂罔嬰其慮斯皆旻然自得

不以世務為累者已其有望實既重才位兼著不以名德驕物不以事任經懷體寛裕以安異同狥譚宴以賞勝會亦有靡徇小節不求當世事於文酒之適極乎山泉之致茲乃處閑曠齊物我一端之士也其或不勵風操惟任縱誕禮法之所見誚名教之所不容者蓋亦無取焉

柳下惠為魯士師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袒

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憑也云善而已惡人何能汙我也故油油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後漢禰衡字正平平原人少有才辯建安初遊許下魏太祖聞衡善擊鼓乃名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着岑牟單絞之服岑牟鼓角士冑也絞蒼黃之色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躍而前一云衡擊鼓作漁陽

參槌蹋地來前躡䠞足槌及撾並擊鼓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太祖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扵是先解衵衣衵近身衣也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復參撾而去顔色不怍

晉嵇康字叔夜善鍛向秀為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

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為神仙位至中散大夫

劉伶字伯倫放情肆志嘗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位至建威參軍阮籍字嗣宗任性不覊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為文帝從事中郎聞步兵營廚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嘗往府內著達莊論及大人先生傳

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為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咸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為歡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其上便共飲之位至始平太守

阮瞻字千里咸子也為太子舍人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繇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

阮脩字宣子性簡任不修人事絶不喜見俗人遇便捨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嘗自

得於林阜之間仕至太子洗馬

張翰字季鷹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人貴其曠達位至大司馬東曹掾

王長文為梁王肜丞相從事中郎在雒出行輙着白旃小障以載車當時異焉

顧和為司徒王導揚州從事日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過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

中何物和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

謝尚為司徒王導府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鴝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唯便着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其率詣如此

周顗字伯仁性寛裕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

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康邪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位至尚書左僕射

庾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位至司空

桓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

嘗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清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舡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位至護軍將軍

桓石秀為江州刺史居潯陽性放曠嘗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也

孫統字承公幼與弟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

屬文時人以為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為參軍辭不就家於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為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遊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

郄超字景興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遊士林每存勝狀仕至司徒左長史

王徽之字子猷雅性放誕好聲色嘗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及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

之琴彈之乆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倶亡徽之嘗為大司馬桓温叅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冲騎兵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繇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謝奕字無奕與桓温善温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温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温曰我方外司馬

王猛字景畧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後為苻堅相

宋陶潛字淵明閒靜少言不慕榮利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輙盡期在必醉既而退曾不悋情去留仕至彭澤令

鄭鮮之字道子性好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狎位至尚書右僕射

范泰字伯倫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位至侍中左光禄大夫國子祭酒

王敬弘素高退左右嘗使二老婢戴五條五辮着青紋

袴襦餙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熟不堪相見若可且去尚之扵是移於他室位至侍中

沈慶之為司空每朝賀嘗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止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劇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時與人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

乘此車安所之乎及几杖並與讓焉

袁粲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為中書令領丹陽尹位望雖重不以事務經懷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通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爾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放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

南齊張欣泰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參軍子隆深相愛

重數與談宴武帝怒名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崗下面
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聲伎雜藝頗多閑解
梁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雖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不
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張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為無錫令遇劫河側劫以刀斫
其頰眉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
為湘東王記室出為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
之日家無遺財惟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江革為度支尚書以强直為權勢所疾除光禄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兗二州大中正優游閒放以文酒自娛

曹景宗新野人也善騎射好畋獵武帝時為侍中領軍將軍出行甞欲褰車帷幔左右輙陳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呌平澤中逐麞鹿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脯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

令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輙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悒悒使人無氣

謝幾卿為軍師長史坐軍敗免官閑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焉

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

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甞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歠醨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

睦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司徒崔浩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

北齊邢劭字子才初仕後魏為中書令元羅青州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齊受禪為太常卿中

書監攝國子祭酒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畧簡易不脩威儀車服麤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卧嘗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賔至下而共噉天資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觧衣覔蝨且與劇談㓜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兖州有都下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顔色貶損及卒人士為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賔客弔慰收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閑遣滯累所未有也

宋游道仕後魏為司州治中從事時將家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梁游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游道答曰何時節不作此聲固大癡

李元忠仕東魏興和末為侍中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惟以聲酒自娛大率嘗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内羅種菓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遨遊里閈遇會飲酌蕭然自得拜儀同三司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

曠使娉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王睎為常山王并州司馬性閑淡寡欲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山臨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

後周韋夐京兆杜陵人高尚不仕其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弟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夐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

去来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隋李貞為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然而過鬢垂髮素筋力已衰宦情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弦歌對酒終日為歡

唐李白字太白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志天寶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酒徒醉於酒肆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繇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

況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甞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

杜甫字子美為嚴武劒南節度參謀簡校尚書工部員外郎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簡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

柳渾為監察御史憲臺執法之地動循儀軌渾性放曠不甚簡束其寮長局吏咸忿其踈縱渾既不樂乞守外

職執政惜其才因奏為左補闕其後為相封宜城男及免相數日與親故尋勝讌賞醉而方歸時李勉盧翰皆以退罷居私第相謂吾方柳宜城悉是拘俗之人矣

白居易初對策高第擢入翰林欲奮厲効報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遥吟詠為事後為刑部尚書致仕

後唐丁會字道隱壽春人幼放蕩縱横不治農産嘗隨

哀挽者學紼謳猶嗜其聲位至昭義節度使

晉鄭雲叟南燕人家本東郡隱居華山妻兒繼已凋謝每聞凶訃一哭而已

盧詹性剛直議論不避豪貴執政者嘗惡之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雒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為樂人無以間廁雒中朝士目為三盧會嘗委順性命不營財利身死之日家無衣物

葬具不給俟其君賜方卜葬事

縱逸

夫人禀五常之性首萬物之靈清濁殊分賢愚異致所以貴賤有位動靜有常故不可以一槩而量之則有放曠為懷誕縱成志不護細行罔媿時譏或寓興於山林威儀不整或傲情於朝市禮法罔修是以大禮有環珮之節前哲有韋弦之戒傲不可長其斯之謂與

漢司馬相如為文園令初相如客臨卭富人卓王孫為

具名之并名令相如至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長卿相如字奏進也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行謂曲引也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此其義也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挑徒了反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閒讀曰閑甚都都閑美之稱也詩鄭風有女同車之篇云洵美且都山有扶蘇之篇又云不見子都則知都者美也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說讀曰悅悅其人而好其音也恐不得當也當與對偶之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

亡奔相如

陳遵為公府掾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案舊法令而罰之也適讀曰謫侍曹輒詣寺舍曰陳遵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

後漢桓譚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喜非毀俗儒繇是多見排詆哀平間位不過郎

賈逵為侍中世稱為通儒然不修小節當時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

虞延陳留東昏人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位至司徒

孔融為少府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魏陶謙字恭祖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僮皆隨之後至徐州刺史

游楚為隴西太守蜀冦至堅守徵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悉將以自隨所在摴蒱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蜀何祇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寛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簡時人少貴之者仕至犍為太守

吳潘璋字文珪魏郡發干人大帝為陽羨長始往隨帝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輙言後豪富相還帝奇愛之

胡綜汝南固始人為偏將軍兼左執法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大帝愛其才弗之責也

晉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猶好莊老嗜酒能

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及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籍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髪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籍任性不羈

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别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婦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内淳至皆此類也

王廙字世將為荆州别將廙性雋乂率嘗從南下旦自潯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自適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為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

孫楚字子荆年四十餘始祭鎮東軍事王濟卒將葬時賢無不畢至楚雅敬濟而後来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我為卿試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胡毋輔之字彦國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為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為太弟召為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為傲達

謝鯤為王敦大將軍長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

彛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文高雅相賓禮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祖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冐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觧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温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竒而釋之後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胡毋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阮彛阮孚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

聽逸便於戸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必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胡毋謙之字子光輔之子也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嘗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為狂輔之正酣醉謙之闚而厲聲曰彦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為如此年未三十而卒

阮孚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遂髮飲酒不以正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嘗為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瑯琊王裒為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僚佐以孚為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僶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澄日月

自朗臣亦何可爝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爾後為黄門侍郎散騎常侍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

王戎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官至司徒

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為王衍所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王澄𤞑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歡極娛敦為大將軍

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

為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雒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欣悅問循知其入雒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後辟齊王掾棄官歸同郡顧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嘗置琴於靈座翰哭之慟既而上床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否因又慟既已不弔喪主而去

王澄為荊州刺史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旁若無人劉琨謂

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狹以此處世難得其死默然不答

郭璞雅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嘗戒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嘗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為害乎

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俶儻不羈為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産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

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卿當不辦作袁彦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絶叫探布帽擲地曰識袁彦道不其通脱若此

謝奕與桓温善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任温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温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逼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温一兵帥共飲

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溫不之責

王忱太原中出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為人末年猶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形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

王徽之卓犖不拘為車騎將軍桓冲騎兵參軍嘗從冲

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座竟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更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又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宋顏延之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又嘗乘羸

牛笨車逢子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輙據鞍索酒得酒必頽然自得位至光禄

范曄為尚書吏部郎時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弟廣淵時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義康大怒左遷曄宣城太守

沈昭畧字茂隆性狂儁不仕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曰負杖擕家賔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

張目視之曰汝王約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耶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柰何王約柰汝癡何

謝靈運爲侍中陳疾退居於會稽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里莫不備盡登躡嘗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

徐知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縣邑也

王敬弘為天門太守山郡無事恣其遊戲累日不回

王僧達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位至中書

南齊張欣泰為直閤步兵校尉戍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士下直輒遊園池着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丘靈鞠宋世聞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髪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至長沙王車騎長史大中大夫

卞彬為右軍將軍家貧出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衣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懶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秏秏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蝨

猥流淫癢渭濯無時恐害探揣獲撮日不替手蝨有啖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絶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襟爛布之裳復不懃之討捕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畧言皆實録也為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杭皮為肴饍着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下田居婦為傅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操名器何繇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擲子之拙吾好擲正極此爾

褚裒辭爵讓與弟褰仍居幕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牛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

梁王籍為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猶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

庾仲容博學少有令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謀飲不復持簡操久之復為諮議參軍出為黟縣令

謝幾卿為尚書左丞性通脫意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為有司糾奏坐免官

劉緩字含度為湘東王中錄事虛遠有氣調風流迭宕名高一府嘗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

周弘正為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褌朱衣為有司所

彈其作為如此

後魏薛裔字豫孫父為立中將軍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容聲伎以恣嬉遊

柳遠字季雲性麤疎無拘簡時人或謂之柳癲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為肅宗挽郎

北齊司馬膺之家富於財厚自封殖王元景邢子才之流以夙素重之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世淪滯不齒

裴英起聰慧滑稽好劇譚不拘儀簡

劉遜字子長少而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為事愛交遊善戲謔郡辟為功曹

顏之推好飲酒多狂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位至黄門侍郎

後周盧柔性聰好學頗使酒誕節為世所譏誚後仕至開府儀同三司

唐李伯藥以廕補三衛隋太子勇名入東宫補通事舍人伯藥少時踈放好與綺紈公子相追以詩酒為務十

年不徙官所與交者亦當時有名之士
李客師特進衛國公靖季弟也少任俠善騎射嘗以馳
射為事不事大業末為涿郡倉曹書佐太守崔弘度甚
愛狎之每與之為弋獵絲竹之賓貞觀初拜右武衛將
軍累封丹陽郡公尋以年老致仕退居昆明之別業然
而馳射不衰四時縱禽無暫休息京城并南山四至澧
水鳥獸皆識之每出則烏鵲之類千萬為羣隨逐噪之
時臨昆明池鳧鴈亦皆散去郊野號為鳥賊卒時年九

十餘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

唐敬嗣則天初為房州刺史好摴蒱飲酒其孫汪無學術頗有祖風開元末為蜀州唐安令與楊國忠博徒相得

賀知章為祕書監晚年猶縱恣無復規簡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辭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

路恕為懷州刺史累遷賓客常侍弟有佳林園自貞元

初李紓包佶輩迄於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意未嘗問家人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楊元卿少孤慷慨有才畧及冠尚漂蕩江嶺之表縱遊放言時人謂之狂生元卿官至太子太保

崔咸為祕書監少有林壑之志往往潛遊南山經時不反既冠連中文科猶長於篇詠好飲酒每風月孤靜吟嘯移時多悽愴流涕至酣醉則已鄭餘慶李夷簡皆辟

於幕中如奉師友

後唐馬郁在武皇幕累官至簡校司空祕書監武皇與莊宗禮俱厚歲時給賜優異監軍張業本朝舊人權貴任事人士脅肩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歸有時直造臥內每賓僚宴集承業出珍果陳列於前者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至窺之知其不可啖異日出懷中一鐵檛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為公異饌勿敗餘食按其後率

如此

晉盧詹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雒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為樂人無間然雒中朝士目為三盧會嘗委順性命不營財利閑運初卒於雒陽詹家無長物葬具不給少帝聞之賜布帛百段粟麥百斛方能襄其葬事贈太子少保

楊凝式天保中為太子賓客尋以禮部尚書致仕居伊

雒之間不以晝夜為拘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留巳

降戚以俊才耆德莫之責也

冊府元龜卷八百五十五

冊府元龜卷八百五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知音

傳曰惟君子為能知音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至哉知音之為難矣非夫天機朗悟識理玄契窮本知末探賾索隱参於象數之表宜乎神化之運又曷能經物造端制器垂範明治亂於未兆表吉

凶於先見洞達其節奏深究於義趣紬繹以極其妙演暢以攄其變俾夫成文而協律和聲而盡善播於樂府紀於人聽者焉蓋仲尼有言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乃知夫審音者非特鏗鏘擊拊之謂矣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戎之國也崑崙之陰取竹於解谷崑崙北谷名也生其竅厚均者竹孔與肉薄取谷中之竹生而肉孔外肉厚薄自然均者截以為筩不復加削刮也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黃鐘之宮律之最長也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

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比合也可以生之謂上下相生也故謂之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律得風氣以成聲風和乃律調也風氣正則十二月之氣各應其律不失其序一曰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斬而作笛吹之作鳳鳴泠州鳩周景王時樂官王將鑄無射無射鐘名律中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輿也樂因音而行而鐘音之器也音繇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鐘之鍾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

不窕窕細而不滿大者不槬槬橫大不入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也窕則不成不充滿人心槬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明年王病心

師曠晉太師也初衛靈公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名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

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置酒扵施恵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延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扵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曠曰有平公

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曠曰有音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

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又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一曰徵故曰不競也師曠惟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强弱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歌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後平公鑄為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公曰吾皆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知鐘不調也臣竊耻之至

於師涓而果知其鐘之不調也

季札吳公子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

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黄帝曰雲門魯受四

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且名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為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非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

孔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

盖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而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黯黑貌頎然而長詩云頎而長兮眼如望羊望視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為憂憂其難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詠歎

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伐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時至武事當施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晊至地也憲讀曰軒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如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安說也書曰王耄荒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萇弘周大夫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

而又久何也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居猶安坐也揔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陜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荊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夾振之而駟伐盛振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王與

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是成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欲以語作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

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脱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郊射謂射宫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以所歌爲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搢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耕藉藉田者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

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悌也三老五更互言之爾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揔干親在舞位也周之太學曰東膠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言武遲久為重禮樂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彼小人則不然執末而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夫殺者乃亂亡之風

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後果不得其死焉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聽而美之也

師乙魯樂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

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能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也斷猶決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保猶安也孰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本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宜有

此事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歎之至也

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自鼓琴鄒忌推戶入曰善哉鼓琴也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忌曰大絃濁以溫小絃廉折以清攫之深而釋之舒均諧以鳴大小相益

回邪而不相害是以知其善忌曰不獨語音夫治國家弭人民皆在其中又何為絲桐之間忌曰大絃急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釋之舒者刑罰審也均諧以鳴者政令一也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上下和鳴吏民相親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矣王曰善忌見三月而受相印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我悲乎周曰臣烏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不若處之隱絕不及四鄰屈折擯壓無所告訴臣一為之徵操援琴則涕零矣今足下千乘之君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揚激楚舞鄭妾麗色淫目流聲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野遊則獵平原馳廣囿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雖有善琴者固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臣所謂足下悲

者一也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塹墳墓既已平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泣焉垂臉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羽角孟嘗君泣涕增哀下而就之曰聞先生鼓琴令文乃破國亡邑之人也

高漸離燕之善擊筑者荆軻刺秦王不中死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漸離變名姓為人傭保匿作於宋子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不能去

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名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始皇不

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漢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

李延年善歌為新樂聲是時武帝方興天地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輙承意絃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延年繇是命為協律都尉

候調武帝時樂人帝使調作箜篌以祠太乙或云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為箜篌者因工人姓爾

趙定勃海人宣帝神爵五鳳之間數有嘉應帝頗作歌

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定
興梁國龍德皆名見待詔
京房好鍾律知聲音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官至魏郡太守
後漢桓譚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
律善鼓琴
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嘗為騎都尉
馬融善鼓琴好吹笛位至議郎
蔡邕為左中郎將好操音律坐事亡命在吳謂吳人曰

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又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製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因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名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以樂名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鄉邦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

琴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蜋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邕志沈審志好琴道以嘉平元年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曲有幽居靈跡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遂出呈於馬融王允董卓等見而異之

魏阮瑀字元瑜太祖雖雅聞其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

長安大延賔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鮮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作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已死女為悅已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

杜夔河南人以知音為雅樂郎漢末以世亂奔荆州荆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為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

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為軍謀祭酒參大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鐘律聰慧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静尹齋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詔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黄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為當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其聲均清濁

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反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作更試然其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賔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繇是帝意不悅後以他事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非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䕺各至大樂丞下邳陳頎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從

正莫及夔

荀惲為虎賁中郎將與賈充共定音律

吳周瑜精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而顧吳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位至偏將軍

晉孫氏善歌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赤素善彈箏宋生善琵琶尤發新聲並魏晉之世人也傅玄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荀勗為光禄大夫既掌樂事又脩律呂竝行於世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牛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猶謂勗暗解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神解咸嘗心譏勗新律聲高以為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勗意咸謂之不調以為異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勗以較已所治

鐘鼓金石絲竹皆短較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
勗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脩正鐘聲會勗薨未竟其業
元康三年詔其子藩脩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莫
有記之者勗子藩字大堅元康中為黄門侍郎受詔成
父所治鐘聲藩子邃字道玄亦解音樂位至尚書
阮咸字仲容為始平太守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
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荀勗每與咸論音
律自以為遠不及也咸善奏琵琶而項長過於今制列

十有三柱武太后時蜀人蒯郎於古墓中得中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類同謂之阮咸郎初得銅者時有識之太常少卿元行冲曰阮咸所造乃令匠人改以木為之其音甚清雅也

嵇康為中散大夫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絶矣時年四十海内人士莫不痛惜帝尋悟而恩之

石崇字季倫善彈琵琶位至衛尉

成公綏字子安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

為嘯賦位至中書郎
阮瞻字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位至太子舍人
謝鯤字幼輿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竒之為王敦大將軍長史
紀瞻解音律殆盡其妙位至散騎常侍驃騎將軍

桓伊為西中郎將豫州刺使以與謝玄俱破苻堅功封永新縣侯進號江將軍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右第一得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名京師泊舟清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舡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簡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孝武末年嗜

酒好內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而好利險詖之徒以
安功名盛極而搆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宴安侍坐
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
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
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
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稱賞其放率乃許
名之奴既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
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

不刋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位至護軍將軍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聞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前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樂聞命欣然操琴而往逵不樂當世以琴書為娛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不起尋卒

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踈質山松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因錯歌之聞者流淚位至吳郡太守

姚邕字子和姚興之弟封濟南公尤善音樂皆能度其盈虛為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詞

乾隆御覽之寶

册府元龜卷八百五十六